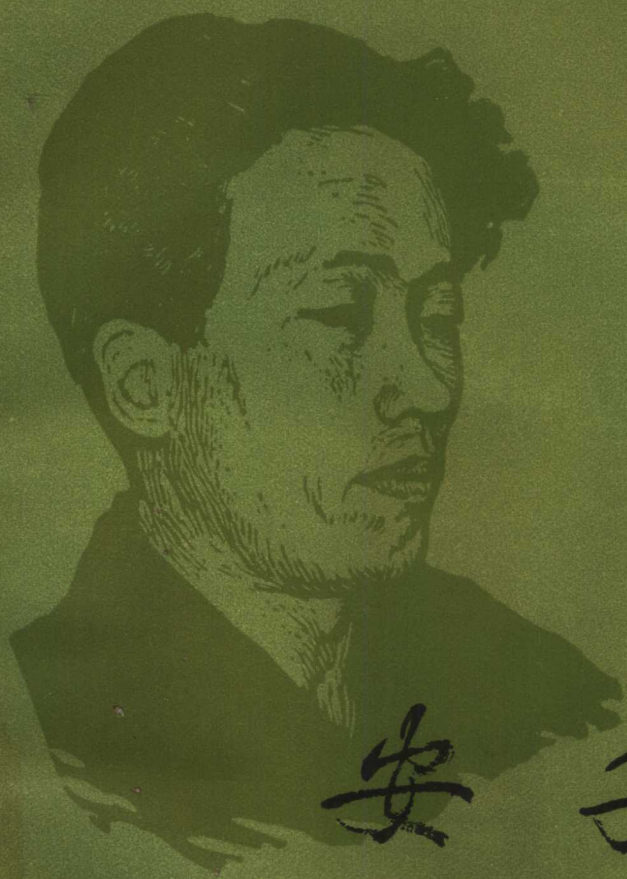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安 子

小 林 多 喜 二 著  
楼 适 夷 譯

安

子

小林多喜二著

楼适夷译

# 安 子

〔日〕小林多喜二著

樓适夷譯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62

小林多喜二

安 子

---

本书根据日本改造社出版的小林多喜二  
中短篇集《地区の人々》译出

安 子

原著者 [日] 小林多喜二  
翻译者 楼 适 夷

\*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永嘉路25弄8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

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\*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5 7/16 字数：100,000

1962年4月第1版

196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4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948

定价：(九)0.50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作者在本书中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共产党在北海道的地下活动，其中特别刻画出两个农村妇女参加党的地下生活，逐渐提高阶级觉悟的过程。安子出身于北海道的贫农家庭，小学毕业后为生活所迫，便到小樽市一家小饭店作女服务员。她在这里认识了经常来吃饭的工会干部地下共产党员山田，并且把她母亲和姐姐住的地方，借给山田他们作为秘密聚会的地点。后来安子和山田结了婚，便专一投身到工会工作中去。当时山田他们除了遭受警察的注意和压迫外，还要千方百计和工会内的失败主义者“取消派”作斗争。工作和生活都非常艰苦。安子曾经一度被捕。通过实际的斗争锻炼，安子越来越坚强了。还有安子的姐姐惠子后来也参加了他们的活动。不久，日本反动政府又一次掀起全国范围内搜捕共产党的大风暴，除了安子和佐佐木幸免外，山田和其他小樽市的党员干部差不多都被捕了。于是安子和佐佐木秘密地转移到东京去参加党的活动。

## 审判的一天

化雪的泥濘的路很难走，走到札幌法院前，阿惠跟她媽都冒了一身汗。

走进門口，有二十来个穿外套的警察，两三个一起，四处站着。見她俩进来，一个毛胡子紫膛臉的警察慌忙跑过来。

“大娘，你們来干什么？”

阿惠跟她媽吃了一惊，站下来，馬上摘去头上叠成三角的头巾，連連哈腰。

“嗨……这个……”

母亲說着，使勁把手探进怀里，拿出法院的通知书来。

警察随手接过，大概是近視眼，送到鼻子边瞅了一瞅，然后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馬上把通知还她了：

“到那边候审室去！”

“是，謝謝您。”

两人透了一口气，低了一下头，走向指示的那边去。可是在混凝土鋪地的长廊下来回了两三次，才找到了候审室——两个人都显出害怕的神气。

过了一个过不完的冬天，春天好容易到来了。在向阳的窗边坐下——不知不觉地，感到背上一阵发热。阿惠在候审室的小角落里紧靠她妈坐着，光睁大着眼向周围打量，听窗外冰柱不断滴落水滴，有节奏地，发出轻快的跳跃的声音。

候审室除了她俩之外，还有象医院护士一样穿着白外衣的小卖部的女售货员，一个代书人，坐在一张放着许多文件的大桌跟前，装着目不旁视的样子，时时打量这两个衣服泥污的乡下女人。

约莫过了一小时光景，穿法衣的律师、法院的听差，一次次，急急忙忙地，粗暴地推开门来，伸进脑袋向屋子里扫了一眼就跑走了。每次都使妈和阿惠象被捉住的孩子一般吃了一惊，缩着肩头向他们瞅。

“嗨，这些家伙，忙些什么呀。”

代书人自言自语地说着，点着了烟卷，然后走到屋子中间的火炉边。这是一条腿短了一点的人。

“今天可热闹着呢！”

小卖部的女售货员在玻璃柜里陈列着面包和牛奶，好象已经听见代书人的自言自语，便说了。

“哼。”

瘸腿的代书人把羽毛纱的前襞撩起来，跨开两腿，站在火炉跟前。

那时候，进口的玻璃门尖声地嘎响了一声，进来一个眼光锐利的穿长靴的高个子男人，向阿惠和她妈注意地打量

着。他在屋子里来回走了两三次。阿惠把身体向媽媽靠得更紧一点，偷偷抓住媽的袖子。——这汉子馬上又走出去了。

代书人这回轉过身子抓抓背脊。而且不时地用下牙齿咬着挂到嘴唇上的髭須，沙沙地发出輕脆的声音，这大概是他的习惯。

“你們是来听公审的么？”

代书人突然地，几乎使人吃惊地发出重浊的声音，这是一种爱喝酒的人被酒精烧坏嗓子的声音。

阿惠吃惊地向自己四边扫了一眼，知道他是在对自己說話。

“是的……这个……”

媽略略抬起身子，点了点头。

“是本城的人么？”

“不，是乡下……嗨。”

媽又慌忙地，使劲把手探进怀里，拿出了那张通知书来：

“这个……就是……”

代书人看了通知书，鼻子里哼了一下，正想說什么話。

这时候，有五六个人鬧哄哄地跑进候审室来……

## 二

鬧哄哄跑进来的人，旁若无人地大声罗唆着，滿不把法院的候审室当作一回事。阿惠跟她媽都惊呆了，两眼直向

他們望——阿惠心里害怕得很，她把毛茸茸的圍脖兒拉到下頰上，遮住了自己的臉。

这些人戴着油腻的、走了样的鴨舌帽，和皴癢肮脏的呢帽子，穿着有裂縫的短外套，全是年輕小伙子，可是臉色都不十分好看，全披着长头发。一个高大扎实的青年，臉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，这使阿惠看来，觉得人相可怕。另一个穿着破旧的灯芯絨服，从短外套口袋拿出一个有餡子的面包来。別的人就向他伸过手去。那人嘻嘻地笑着，又把面包藏进衣袋里去了。

开头的时候，阿惠沒有注意。这中間有一个披着全黑的大氅，臉象孩子一般的瘦小的姑娘。这姑娘話說得很少，可是挤在男人中間随便說話，使阿惠觉得非常奇怪。她便好奇地光瞅着这位姑娘。

这班人結成一伙，占据在炉子的周圍，好象正在討論着什么事情。一个以前进来过的眼色可怕的穿西服的汉子，走进他們的圈子里来了。原来在大声談論的人們，立刻把話停下了。

現在使阿惠感到惊奇的，是这位眼色可怕的男子了。

“怎么样……”

眼色可怕的汉子說了。

“沒有怎么样。”

这样不客气地回答的，就是那位象孩子的小姑娘。

阿惠又吃了一惊，忙去瞅那姑娘。她拉拉媽的袖子：

“你瞧，媽，这个女的！”

“是，这是些什么人呀？”

“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多英气啦！”

“嗯，真是……”

在两重装的窗户外，飘飘地下起了淡淡的春雪。雪花一朵朵落在玻璃上，一会儿便化成水，流下来。柔和的阳光在混凝土的地面落下光影，一绺跟窗口大的光线，斜斜地射进来，映出空气中的浮尘。——有一个人把手伸在光线中，象孩子似地晃着手掌。

过了一会，进来了一个包着头巾的四十来岁的女人。

“啊，深谷的妈妈来了。”

脸上有伤疤的那人说了，大伙回过身去，立刻，这些人变得跟刚才完全不一样，显得很和善地众口齐声地说：

“啊，辛苦，辛苦！”

阿惠默默地看着这一切，觉得没有一件事是她能够了解的。

披大氅的孩子脸的姑娘跑过去，走到那女人身边，跟她并排坐下，亲密地谈起话来。那个眼色可怕的穿西服的男子，也走到她们跟前去纠缠。披大氅的姑娘却没有理会他。

忽然，门砰地给打开来，法警探进头来叫道：

“……的公审开庭了！”

那嘈杂的一群闹哄哄地出去了。阿惠跟她妈没有听清他说的是什么公审，只当是自己的案子，慌忙站起来。

“不是你们的案子。”

那癩腿的代书人說了。

“不是么？”

“那些人，全是学俄罗斯人的紅党呀。”

代书人說的，依然是她們听不懂的名詞。

### 三

知道不是自己的案子，阿惠又安心坐下。

“可是，全是些精神飽滿的人。”

代书人向她們望了一眼，便又沙沙地嚼着髭須。

“那些人都叫同志。”

“桐子？”

“就是同党唄。”

“囉——？”

干坏事的同党！还跑到这儿来，而且堂堂正正的样子！阿惠跟她媽这次为了自家人的事，不知心里感到多少别扭。那末，这些人，到底干了什么呢……这是阿惠最后的一个謎。

“那些人想打出一个沒有財主，只有穷人的天下，他們认为自己並沒有干坏事。”

“囉——？”

代书人在火炉跟前搬动了两腿，因为一条腿短一点，肩胛便搖晃得厉害。

“田口三吾的公审！”

一个矮小的老嫗的法警又来叫喚了。

“嗨！”

母亲大声答应着，慌忙站起来。

“嗨，在这儿！”

阿惠心里反复想过，是有了准备才来的，——可是仍然感到胸头一阵激动，把絨圍脖儿跟头巾一把抓在手里，向廊下走去。混凝土的长廊还是一股冷气。約走了十几丈路，拐过一个弯，瞧見走廊两边站着几十个警察，正把手伸进剛才那班人的衣袋里抄身，又把上衣翻过来，把他們手里的包裹打开，然后一个一个放进法庭里去。

“你們的案子是这边。”

法警又向横边拐了弯。

从走廊的窗口可以望見法院大門外的广场，那儿跟剛才同样站着許多警察，帽帶扣在下頰下，正把十五六个人往大門外推出去，听見那些被抓着上褂領子，給使勁推出去的人說：

“衣服撕破啦！”

“出去，出去，不能再进来啦。”

警察嘴里都这样說着。

走到写着“第二庭”牌子的門前，那法警說：

“是这儿，等一等。”

說着，自己先进去了。

从走廊下，傳來对面爭吵的声音，每次都夾着鏘鏘的佩刀声。——阿惠跟她媽現在一心光惦着自己的事，站立在寒冷的赤裸裸的混凝土走廊上。

忽然，廊下騷动起来了。——那个臉上有伤疤的高个子，被两个警察扯住两边的胳膊，一边剧烈地爭吵着，一边被带到这边来。

“廢話少說！——去了就明白！”

“呸，去了就明白么！”

这有伤疤的人被摘掉了帽子，刷白的臉上挂下长长的乱发，两只手給抓住了，他就不息地晃着脑袋把头发摔开。走过阿惠面前的时候，好象还微微做了一个笑臉。

被允許进庭了，阿惠跟她媽坐在一个角落里。以前見面談过一次話的那位律師，背脊冲着她們在翻閱文件。法警把老花眼鏡摘下来，用手帕擦着。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些。旁边生着一个炉子，还剛剛生起，整个屋子里很冷。

母亲已經拿出手帕来偷偷抹眼泪……

法警瞧了一下表，站起身来。

#### 四

当法警瞧着表站起来的一剎間，阿惠心里猛地一跳，好象看見哥哥三吾的影子正从門外向那边走进来。

法警把門打开，阿惠不禁把臉低下去了。可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，又使她把臉抬起来。——法警馬上回来了，可是后面的門并没有关上。阿惠跟她媽忙向法警的身后望去。

听見脚步声。

当三吾走进来的一刹那，他用铐着铐子的手把斗笠①

的邊緣略略抬歪了一点，一眼就望見了母亲和妹子。他那双跟母亲相似的稍微突出的眼臉，輕輕地露出了笑意。——阿惠使勁抑住了自己的胸口。

一个臉色不大好看的，略微有点駝背的看守，从后面牵着绳子。

“阿惠，那个……绳子！”

进来以后，門又关上了，看守替三吾摘去了斗笠。在乡下的时候，披在額上还擦发油的头发，現在完全剃光了，头皮上发出一股青色。摘掉斗笠，三吾便清楚地看見阿惠和母亲。他把脑袋动了一动，嘴角牵了一牵，象打招呼的样子，这是孩子們哭里带笑的表情。——可是阿惠完全了解哥哥这时候的心情。这是阿惠的一个好哥哥。

三吾两手伸在看守前，一边伸手，一边又向她們瞥了一眼。这眼色含着許多意思。——現在，暫且不要看我吧！看守弄响着钥匙，把手铐打开了。

这时候，三吾第一次露出白色的牙齿笑了。他的臉色比在外边劳动的时候白了，臉龐瘦了一点，显得好看了。

律师把椅子移了一把，从后面对三吾說了几句話，又立起身向她們走过来。

“大媽，案子今天审判，就要判决了……也許是六个月……你得心里有个底……”

律师的肿胀的臉，好象沒有睡够的样子，他只說了这几

---

① 斗笠，原文作“編笠”，日本囚犯戴的竹帽，形如斗，把臉部掩住。

句話。

“噯……？噯，謝謝你。”

母亲手里抓住一条发咸的日本手帕，連連点头。律師覺得不对头，又向阿惠瞥了一眼，另外补充了一句：

“这还是輕的……实在是輕的。”

阿惠听到六个月，好象心口被胳膊肘撞了一下。可是至少(这是有許多理由的)，用刀子砍了一个人，这样判决到底是免不了的。而且阿惠她們也不能对律師說什么客气的话，她覺得，这三天以来，为了三吾的事，他已經費了許多口舌。

阿惠默默地对律師鞠了躬。

法官从正面法坛上的边門里走出来，坐上法官席，对面門口走出了檢察官。

宣布判决，簡單就完事了。——六个月徒刑，如果不服，可以上訴，审判长最后說了。阿惠瞧着哥哥的背影，好象瞧見哥哥的肩头动了一下。也許並沒有动。——这一刹那間，阿惠产生了一陣悚然的感觉。

法官退庭的时候，三吾回过身子向后面望了一眼，在緊張的半边臉上，露出微微的笑意。——这在阿惠看来，好比冷天的暗淡的阳光，只是使人感到更加寒冷。

重新戴上手铐，系上腰绳，戴上斗笠……然后，走出去的时候，母亲把臉掩住了。門打开来。走到門口，看見三吾把斗笠抬起来，眼里已經含滿了眼泪。

“啊，啊，啊啊啊……”

母亲突然跟发疯一样大哭起来了。

## 五

瞧見儿子走出法庭时的眼泪，母亲一直抑制着的胸头的痛苦，再也抑制不住了。——听到这声音，三吾两脚好象被什么东西絆住似的，踉跄了一下站住了。現在儿子的臉是真正的哭臉了，向后面回望了一下，就把下頰埋在右肩上，肩头微微地抖动了。

阿惠不自覺地，两手使劲抓住前面的椅子背。

“三吾，保重身体！”

儿子自己把斗笠往前拉下，整个地遮住了臉。

門关上了。

阿惠跟媽走到廊下。

三吾曳着一只沒穿好的草鞋，絨褲脚管拖在外衣底下，捂住了袜子。他没有抬起头来，也沒有回过臉来。走了几步，大概帶子松了，他回过手来扭动着身子，把帶子重新系过。

可是，他始終沒有回头，拐过弯走了。三吾一走，混泥土廊下的冷气立刻向脚边襲来。

律师站在后面，輕輕地敲着皮鞋尖等待她們。

“現在你們可以上監獄里去，好好会一次面——也不用上訴了，让他早点服刑，反正時間很短。……”

“嗨……謝謝你。”

阿惠她們回到了候审室里。路上走过“第三庭”門口，

四个警察把手揣在挺大的外套口袋里，轻轻地跺着脚站在那里。屋子里漏出慷慨激昂的演说声音，但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

两人在候审室里等候律师去领“探监证”。

母亲忽然留意到系在腰里的小布包，她肚子饿了，可是她一点也不想吃东西。

“阿惠，你饿么？”

阿惠默默地摇了摇头。

“妈妈呢……？”

母亲直发楞，过了一会说：

“……怎么吃得下呢……”

代书人伏在桌子上坐着，正用毛笔写着什么，他已经戴上了眼镜。看见她们俩，又沙沙地嚼着髭须说：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嗨……”

“一年么？”

“嗨……六个月……”

听这么一说，他把毛笔望耳朵上一搁，又使劲地咬着髭须。

“嗯，六个月！——便宜！便宜！”

小卖部的女售货员，正在面包片上涂黄油，搁在炉顶的铁杆上烤。

“干了什么事啦？”

她把脸冲着代书人和母亲问了。

“就是鬧孩子氣唄。”

代書人滿有把握地說：

“為了女人。”

女售貨員笑了一笑。

“為了女人，砍傷了別的男子。”

“果然。”

“砍了人，沒砍死還是運氣的……”

阿惠憋不住了，走到廊下去。

恰巧這時候，第三庭的旁聽人正鬧哄哄地走出來。在另外的門口，八個戴着斗笠的被告，每個人腰間都被繩子拴着走出來。這些人擰着肩頭，把斗笠推在腦後，舉起帶着手鐐的兩手搖晃着。

“好好兒干啊！”

“堅持到底！”

大家互相激勵着。

阿惠想着哥哥退庭時淒涼的情景，——完全不明白眼前的事，呆呆地站着。